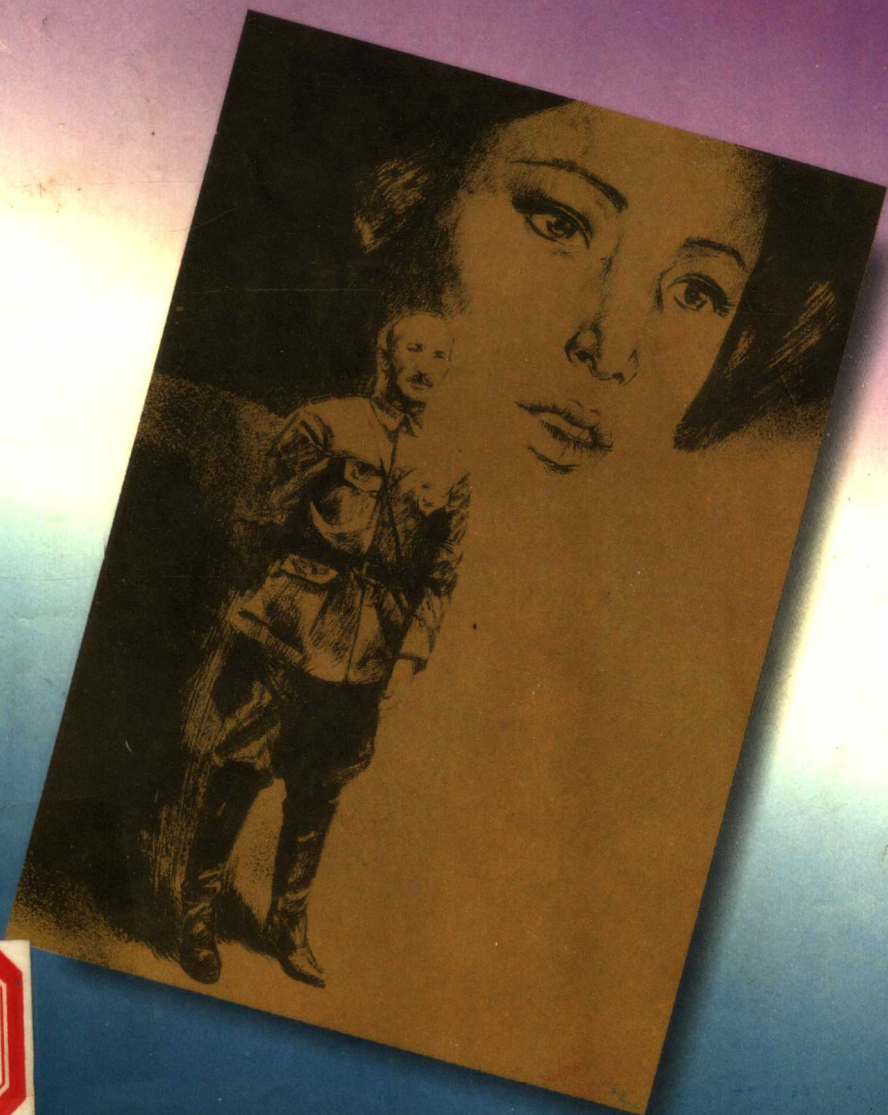


黄俊安 著

孙殿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

黄俊安
著

孙殿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孙 殿 英
黄俊安 编著
责任编辑 王俊贤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4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215-03697-9/1·501 定价 15.00元

楔 子

公元 1889 年农历 5 月 27 日，地处豫东平原的河南永城县骄阳似火，正是小暑过后的第九天，晌午刚过，气温骤然上升。热浪如同无形的熨斗把烦躁的人们灸烤得五内俱焚。恐慌的人们如同落进火坑的蚂蚁，纷纷聚向孙家疙瘩的村头大槐树下。狗、猫、鸡、鸭争抢着往各自家中的下水道中挤，大张嘴只有喘气的份儿。没有一丝风，树叶耷拉着脸儿垂首沉默。仰望苍穹，昏黄中闪烁着太阳白亮的光刺，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孙家疙瘩每一个村民的心头，仿佛世界的末日将在这焦热宁静中光降……

可怕的宁静绵延至黄昏，突然从西北方向滚滚卷来一阵狂风，巨大的灰砂尘粒拔地扬天，挟枯枝、麦秸、鸡毛、败叶，雷霆万钧向这个弹丸小村猛烈袭击而来，大地在颤抖，天空在呻吟，孙家疙瘩顷刻间淹没在黄澄澄的烟尘之中。暴热的狂风过后，西北半天空如同着了火般殷红，血红的云镶着黑铁似的云边，沉沉滚轧而来。人们突然感到掉入冰窟般寒冷，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口唇瞬间一齐冻成乌紫，上下牙捉对儿打架。孙家疙瘩男男女女的哭嚎和轰天的霹雳混搅在一起，一道道闪电之后，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脑无情地砸向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孩子钻入母亲的怀抱，男人们痴呆呆傻望着大自然的疯狂蹂躏，老人们把菜刀、斧头抛进院里，喃喃祈祷，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冰雹裹着风雨依然倾泻、倾泻，残枝、木屑、树皮、绿叶、冰雹一齐飘浮在水面上漫过各家大门的门坎满村涌流。

大约掌灯时分，雨住了，孙家疙瘩成了冰雹和水的汪洋，麻雀和家禽的尸体漂游着顺街而去，老街房屋和古墙的倒塌声此起彼伏。孙家疙瘩 10 多个在地里干活的青壮年，50 多头家畜成了这场雹灾的牺牲品。仅仅两个时辰，哭声中的孙家疙瘩已变成了凄凉的世界。晚清《永城县志》记下了这旷古未有的悲惨一页：“……孙家疙瘩雹灾砸毙 13 人，倒塌房屋 72 间，伤畜禽无数，毁良田百二十顷……灾难过后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离家逃难者络绎于途……尤奇者，在雹雨交加之时，该村村民孙玉林之妻苏氏竟产一男婴于村头古槐下，而母子俱平安无恙，如有神佑，举乡称奇，竞相往观者月余不绝。”

孙家疙瘩座落于永城夏邑两县交界处，清咸丰前属夏邑治辖，同治八年划归永城，更名杨楼村，但村民叫顺了口，仍以原村名为口头禅。原来村子很小，不过 200 口人，光绪年间，由于天旱蝗灾，外地逃难的相继落户，才初具集市规模，人丁过千，大都以种田务农为本。后来才有豆腐坊、染坊、肉店、当铺、药店等，村里百十数年也没出过什么“人物”。却说雹灾过后，杨楼村神话般产出一个奇儿，引得全县震动。奇儿的父亲名唤孙玉林，是该村老住户，生活不算富裕，倒也有薄田数亩，草房 5 间。怎料孙玉林一表人材，年纪轻轻却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吃喝嫖赌之余尽交些狐朋狗友之辈，父母下世不到三年，薄地房产典当变卖一空，厚着脸皮举家迁到岳父家寄住。岳父姓苏，原是外来户，识得几个字，粗通文墨，凭着精明算计落脚杨楼村 20 余年竟发成了殷实之家，在村里也属个有头脸的人物，人唤苏老先生。苏老先生花多果少，膝下四女为长，盼儿望穿秋水，本来对孙玉林所做所为多有不齿，但上门女婿终是个依靠，才勉强让孙玉林夫妻寄住。后来苏老先生又纳一妾，翌年竟举一男，不免对

孙玉林冷淡起来，再加上孙玉林恶习不改，苏先生越发对其嫌弃了。

天无绝人之路。孙玉林正将被逐之际，却神话般奇生一儿，只这天地震动、来历不凡之子亦让苏老先生刮目相看了。

话说杨楼村西紧靠栖凤山，栖凤山虽不高，但嘉树蔽日，灌木葱茏，山中有道观一座，名曰金家观，供奉三清，香火颇盛，更有嘉庆年间一举人出资建书院一座，开馆教授，当时颇负盛名，栖凤山有一观一院而闻名遐迩。

苏老先生霪雨之中得一小外甥之事不径而走，金家观道徒岂能不知，道长金三便得知此异，心颇有动，一是想亲睹此儿以满足好奇，二是想凭三寸不烂之舌狠敲苏老先生一笔竹杠。金道长主意已定，便换上竹青道袍，穿上黑圆口便鞋，打上裹腿，肘挎拂尘一柄，挑精明道童一名随侍，择日飘飘然往杨楼村而来。

金道长中医出身，颇通易理，自幼精研太极，能神游太虚，知人生死福祸寿夭，在永城县也算是个江湖奇人。说话间到了杨楼村，径直往苏先生家跨进门去，进门一抱拳连声高叫：“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连叫数声却不见人应，到门前掀帘往堂屋一瞥，却见苏先生正坐在圈椅上打盹儿，金道长声音便低下来了许多，道童倒是机灵，抢上去大声说：“苏先生，道长来给你贺喜啦！”

苏老先生微启双目一瞧，慢悠悠站起身打了个呵欠，一拱手算是还礼，扫了眼道长说：“不知道长大驾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只是不知有何喜可贺？”道长倒是吃了一惊，心想：莫不是那男孩……双方三人都忘记了落座，六只眼对望无语。苏先生不失大雅，给道长让座，又让家人沏茶，默然不乐良久，才叹了口气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正为这孩子犯愁呢！道长来得正好，有病不瞒良医，孩子生得倒奇，只是将近满月，从落地至今还未

听到这孩子哭出声，全家都担心这孩儿是个哑巴！”道长心里一紧，暗中思忖：我闯荡江湖 50 余年，学富五车，颇通岐黄，这点常识连村妪都懂，新生儿若哭不出声，多是活不满月，今日怕是自讨没趣了。心虽如此想，嘴里却说：“老先生不必多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贵人自有与众不同之处，能否让人把孩子抱来让我瞧瞧！”

家人从内室把孩子抱出，金道长仔细看去，见这孩子虽未满月却健壮异常，腿膊如同莲藕，当胸带了个红兜肚外，全身并无其它服饰，面色泛出红润，单眼皮，双瞳如同点漆，骨碌碌左顾右盼，似有威光，寒森森在人身上扎来扎去，逼得人不由往后退步。道长出于职业习惯，先自奉承道：“面如朝日，眼射星光，分明星宿下凡，老道岂敢妄评！”一句话刚出口，那孩子突然大哭起来，刚音宏亮，声震屋瓦，一股热尿直射过来，浇到金道长的一只袍袖上。满屋人先自惊愕万分，继而一齐躬身捧腹大笑不止。

苏先生喜不自禁，当下取出十块大洋要赠与道长，道长坚辞不收，苏先生肃然三鞠躬道：“道长神仙中人，几句话使儿开悟，我岂能不略表寸心。”硬把钱付与道童代收不表。

随即摆上酒菜，几杯酒下肚苏先生几次欲言又止，道长却早已胸有成竹了。直喝到红日西斜，苏先生借着酒兴摒退家人，随手关上门对道长说：“道长学问渊深，测天测地，我这个外甥日后到底能成多大气候，还望赐教！”道长不紧不慢啜了一口酒道：“泄漏天机，天诛地灭，老道斗胆冒犯天威，就对先生直言了吧！我观此子额阔而天城骨起，准隆而中岳高耸，眉彩而双目藏神，瞳光犀利如鹰隼，口若覆舟，耳若垂珠，五官顾盼有情，具龙凤之姿，贫道浪迹天下数十载，相过达官贵胄不可胜记，如此吉人天相，唯此子最贵，贵不可言……”

道长走后，苏先生发现一张纸条，上写：“治军之良将，乱世之奸雄。”可见是对小孩所言。一家人且喜且乐，喜极而泣，泣后而笑，不加细表。直到夜深，苏先生才把家人全部唤到身前宣布：“……既然他是天上星宿下凡，就给孩子起个大名，就叫魁元吧，久后若成大器也该有个字，治军之良将必是金殿之英才，他的字应为殿英。”

孙殿英的一生，竟为这位道长所言中，他年幼不读书、不安分。青年时期不务正业，四处流窜，吃喝嫖赌无所不精，或上山为匪，或吃粮当兵，朝秦暮楚，投机钻营，以至从乞丐、赌徒、土匪、伙夫，干到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总司令、总指挥，闹腾了大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有两件事情很能代表他的性格，一是东陵盗墓，使他臭名远扬；二是热河抗战他以抗日英雄自居，后来又投降日寇，沦为汉奸。就是这些复杂的心理，复杂的性格，构成了这个复杂的流氓将军。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自古美人爱英雄	(1)
第二章 温馨芳香枕头风	(17)
第三章 巾帼女原是真丈夫	(57)
第四章 蒋介石召见孙殿英	(73)
第五章 张玉娟笑荐四姨太	(92)
第六章 美人计军长捉奸	(109)
第七章 朱老总传经洪洞县	(134)
第八章 新五军中立太行山	(152)
第九章 川岛重钩钓大鱼	(183)
第十章 赵敏受宠土肥原	(205)
第十一章 匪司令翻脸露真相	(244)
第十二章 三姨太气绝郁香楼	(270)
尾 声	(307)
后 记	(327)

第一章 自古美人爱英雄

1933年初春，中原地带已是桃红柳绿，热河省锥子山上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然而战争打破了寒冷的宁静，山上山下，一片狼藉。两个月来国民党万福林的四十三军和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在这里击溃了日本松井旅团。阵地上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打坏的战车、烧焦了的树木……

电报房里传出一阵嘀嘀嗒嗒的响声，报务员收完电报，急匆匆向军部办公室走去。

军部办公室是一座坐北向南的大房子，中间是会议室，东间是作战处，西间是军长办公室。会议室里参谋长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和一群军官研究着作战方略。西间的军长室内独坐一人，中等个子，肥胖身材，满脸的黑麻子，40多岁，他就是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他一边品着香茶，一边玩弄着桌上的麻将牌。

报务员走进孙殿英办公室，喊着：“报告军长，蒋总司令急电。”

孙殿英在罗圈椅上磨转了身子，双腿翘在椅圈上笑笑：“念，听他小舅子放的啥屁！”他最烦蒋介石，总是挖空心思和老蒋

斗心眼。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想整垮他，孙殿英看看形势不利，立即率军从晋南赶到北平，投靠少帅张学良，被张学良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

报务员念着电文：

孙军长魁元吾弟：

热河抗战，名标青史，军长功勋炳耀千秋，有此军威，党国之幸，已着国防部传令嘉奖。

热河抗战，已近尾声，着你部移防平绥柴沟堡、下花园、阳高等地休整待命。

中正侍参

孙殿英听完电报，嘻嘻一笑：“这个蒋光头还会说几句人话哩。”说罢接过电报，大步流星向会议室走去。他把电报放在大桌子上，招呼参谋长和几个师长：“老冯，你们看看吧，老蒋叫我们开拔哩。”

参谋长叫冯养田，是孙殿英的得力干将，他看看电报对军长说：“军座，电文上怎么没说哪个部队来接防？”

孙殿英说：“老冯啊，你说这话就憋球啦，热河抗战，谁不说我孙殿英是抗日英雄！谁不知道四十一军是抗日的队伍！有这一点名气就足够了，管他哪个来接防！要是咱们再跟小日本拼几仗，我这点老底不拼完了！这叫见好就收，咱不能放着河水不洗船。张副官！去叫师爷翻翻皇历，选个黄道吉日，咱们开拔。”

张副官毕恭毕敬应着：“是！”

二

孙部的四十一军遵令在平绥柴沟堡、下花园、阳高等处驻扎完毕，传令放假3天。下花园原是清代一位巨商的别墅，这里苍松翠柏，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四十一军司令部就驻在这里。这一天，孙殿英在园里散步，看到山青水秀，残阳如染，情不自禁地哼起河南梆子戏：

你兄弟为的瓦岗寨，
俺姐妹为了豹头山。
井水不把河水犯，
你杀俺姐为哪般……

他这一唱，引起随从们哄堂大笑。孙殿英绷住脸问：“小舅子们笑啥？”

随从们奉承着：“真不知道军座还有这一手哩！唱的真美。”

孙殿英笑了：“想美咱请一台大戏，叫你们好好美美！”

一随从当真了：“一言为定！”

孙殿英说：“我孙麻子啥时候放过闲屁！唱！一定唱！”

正在此时，传令兵从园外走来：“报告军座，赤峰碧罗春二黄班子前来慰问抗日部队，请军座定夺。”

孙殿英脸上充满着得意，黑麻子更加显眼：“人家看得起我老孙，这还有啥说的！吩咐后勤处，好酒好肉，好招待，叫他们吃美，喝美，让弟兄们好好乐一乐！”

下花园原名夏家花园，时间久了被人叫成了下花园，方圆几十里，下花园是最大的村镇，算来全村居民不下三四千人，加上镇子临近交通大道，每天都有四五百人的过路商贾。国民党四十

一军进驻下花园，使此镇又增添了一种气氛。慰问抗日队伍的上
有省府官员，下有平头百姓，送牛羊的，送面粉的，送布匹的络
绎不绝。一辆辆小汽车来来往往，使这个村镇热闹非凡。

夏家是下花园的名门望族，全镇姓夏的占十之七八。大街中
部的夏氏宗祠是演戏的理想场所，大门古朴典雅，四周围墙高
耸，正殿前面便是舞台，这里安全、宽敞，背风向阳，甚是方
便。入夜时分，夏家祠堂内外的灯光一齐点亮。一排卫兵真枪实
弹平列大门两旁，不准百姓入内。四周的房顶上架起了机枪，孙
殿英由一群人前呼后拥来到夏家祠堂，卫兵排长嘶哑着嗓子喊：
“立——正，敬礼！”

孙殿英披着军大衣摆着手：“算球啦，算球啦！自家兄弟，何
必摆这花架子。”三张醒目的戏报贴在大门外的墙上，孙殿英不识
字，但很想知道所演的戏文，他叫住张副官说：“念念，看这个班
子演的啥戏？”

张副官笑笑，指着戏报说：“第一天唱《穆柯寨》……”

老孙打断张副官的话：“不就是杨宗保娶媳妇那回事？”

张副官应着：“是，是。”

孙殿英说：“编戏的也真是胡闹，打仗谁还有心思睡女人，是
不是老冯？”

冯参谋长笑笑说：“也真是的。”

张副官接着念：“第二天唱《八大锤》，第三天唱《反徐州》，
主演碧罗春。”

“碧罗春，碧罗春，这个名字咋这么熟哩？”孙殿英念叨着，
最后他双掌一合：“这不是一种茶叶的名字吗？”

后勤处长凑过来说：“碧螺春茶叶香甜可口，碧罗春这个人你
是没见过，模样长的俊，唱腔又甜，老百姓都说碧罗春一来是狗

见不咬，鸟见不飞……”

孙殿英插话问：“要是人见呢？”

“骨头松散，四肢无力，三魂出窍，七魄乱飞……”

“你小子说得神了，老子见过那么多好女人，不还是硬梆梆的？”

“不信你试试……”

孙殿英怪叫一声：“好！今晚咱们尝尝这碧罗春！”

三

灯光把夏家祠堂照得雪亮，前排的座位前放着茶几，茶几上摆着茶水，香烟，瓜子，那是军长、参谋长和各师师长的座位；后两排是省府、县府前来慰问的官员和各村豪绅的位置；再后便无座位，士兵们大部分站在空场上，有的爬到大树上，有的坐在厢房的窗台上，连祠堂的栏杆上也坐满了当兵的。孙殿英一边品茶，一边大声说笑着，一位官员打扮的人走近孙殿英，奉迎地说：“孙军长是抗日英雄，开戏前是不是讲讲话？”

孙殿英指着他说：“马参议外道了不是？谁不知道我孙殿英是个大老粗，满嘴粗话。看戏归看戏，讲什么话。”

马参议说：“还有一点请军长包涵，唱杨宗保的小生病了，今晚改唱《八大锤》。”

孙殿英满不在乎地说：“只要碧罗春出场，唱啥都中，去，叫他们马上开戏！”

马参议走上戏台时间不长，里面就响起了锣鼓声，急急风的鼓点一阵紧似一阵，戏开演了。碧罗春扮岳云，一个精采的亮相，引起台下阵阵掌声，潇洒的身段，把当兵的两眼都看直了，

开场后有四句唱腔：

小岳云继父志效命疆场，
驱敌寇杀金贼卫我宋邦。
洞庭畔青山旗开得胜，
只杀得金兀术大败而亡……

唱腔字正腔圆，甜润悠扬，引起台下轰动。孙殿英指指点点对马参议说：“我在锥子山抗日，他在青山抗金，我俩还是一片哩，这小子唱哩不赖，我奖他 50 个光洋。”

马参议纠正道：“她不是个小子，而是个小丫头。”

老孙惊奇地：“小丫头？是小丫头就更了不起，我赏她 100 光洋。”

马参议说：“军长还不知道吧？她就是碧罗春。”

孙殿英瞪大眼睛向台上瞧着：“哦——她就是碧罗春，果然名不虚传。”他转身又对参谋长说：“养田，后勤处长那小子说看见碧罗春骨头都软了，你看我没事吧？”

冯养田笑着伸出大拇指：“当然，当然，军长大英雄本色，岂是鸡鸣狗盗之辈！”

正在此时，张副官走近孙殿英，小声说：“军长，少帅电话，在司令部！”

老孙极不情愿地站起来，慢腾腾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囔着：“这个小六子，深更半夜打啥电话，真是……”

四

临近下花园有座玉翠峰，山势拔地而起，直刺云天，壮观而又险峻。玉翠峰下有一条小河叫作金水河，水宽不过三丈，河水

盈尺，鱼游水中，清澈见底。夕阳西下，晚霞把绚丽的色彩洒在河面上：微风吹拂，十分宜人。

小河上游，几个卫士在饮马，遛马，仔细看去，是孙殿英和他的卫士们。孙殿英爱马由来已久，少时遇一仙人相面，说他有帝王风范，于是处处仿照有作为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有六骏曰：白蹄马、飒露紫、拳毛、什伐赤、特勤骠、青雅。他也命人找来色彩、特征相似的六匹马。此六马专人喂养，一匹匹膘肥体壮，稍有闲暇他总带着卫士或到河边饮水，或到郊野放青。

孙殿英一行信马由缰，缓缓而去，下游处传来悠扬的琴声和动人的唱腔。转过山头，见一少女和琴师在河边练唱，优美的音乐使孙殿英和卫士情不自禁地驰马而去。只见那女子步履轻盈，飘飘若仙，身段线条，凡间绝伦；一双大眼似两湖清潭，被人看上一眼使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那肤色，那皓齿，那紧身小红袄，那青紫相间的绣鞋更添了几分风姿。孙殿英没见过杨贵妃、王昭君，凭感觉他认为这是天下第一美人。昨晚她扮演岳云，只觉得英俊潇洒，下台来换上女装，更显得楚楚动人，看上一眼，孙殿英的心都醉了。

碧罗春见来了一群当兵的，饿狼扑食似地看着她，自觉不妙，向琴师使个眼神，说声走，两人便消失在山间小路上。直到看不见两个人的身影，孙殿英才回过神来。他回头看去，几个卫士痴呆呆地象使了定身法一样。老孙笑了：“小舅子们怎么了？没出息！好好干，以后我给你们一人娶一个这样的大美人。”

卫士班长满足地说：“昨晚值岗没去看戏，今天总算见到了碧罗春。”

孙殿英一惊：“怎么？她是碧罗春？”

卫士班长答道：“怎么不是，她的绣鞋上粗看是朵梅花，细看

却是‘碧罗春’三个字。”

“你小舅子，看女人看得真细法。”孙殿英说声“走”，几个人跃马扬鞭奔驰而去，马队从碧罗春身旁飞过，每个卫士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有军长目不侧视，直奔司令部。

第二天晚上的《穆柯寨》、第三天晚上的《反徐州》，孙殿英都没有到场，他没有军务，也谢绝了来客，一个人或在屋里抽烟，或在园中漫步，害得卫士班长也不能光顾碧罗春的情影，同时暗暗称赞军长是条硬汉子，不为美色所动。

第四天上午，二黄班的班主收到孙殿英的请柬，约他到司令部小饮。这是天大的面子，班主马不停蹄赶到司令部。

班主也姓孙，50多岁，精明干练，读过几年书，闯过几十年江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什么样的场面都应付得了。他一进司令部会议室，酒宴已经摆好，丰满的酒宴上只有两个人。班主问：“怎么就两个人？”

孙殿英应着：“这就是本军长的诚意了。你们来慰劳本军，我理应答谢，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礼尚往来，我就看不惯那种给脸不要脸的人。”

班主随声附和道：“那是，那是。”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殿英和班主对饮之后说：“你姓孙，我也姓孙，500年前本是一家，我有句话说出来，请你不要推辞。”

班主听了这句话，脑子一转，知道军长要出什么难题了。他婉转地答道：“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你们马上要离开本军了，服装道具军车押送，另外送你三千大洋，只有一条，请把碧罗春留下。”

“军长，名花有主，你不能叫我作难呀！”